

王展展 从乡野走向国家级舞台

文 林佳



王展展

能跟您学？”

缘分就是这么奇妙。没想到石海彬教授居然说：“你是吹《一枝花》的考生吧？吹得不错，你记下我的手机号，让你老师打电话给我。”

在吴先进老师与石海彬教授沟通之后，王展展也得到了父母、姥爷的支持，来到北京，跟随石老师学唢呐。他在首都机场附近的村子里租了一间平房，每个月120元房租，没水、没电、没暖气，冬天晚上倒满一杯水，转天早晨能结冰。他一边练唢呐一边复习文化课，石老师又给他介绍了教视唱练耳的王禾老师。一年后，他顺利考入中央音乐学院。

王展展说：“录取通知书寄到家里的时候，我高兴得把它抛到了半空中。爸妈和姥爷都掉泪了。唢呐为我打开了音乐殿堂的大门。”

在中央音乐学院求学，王展展如同被重塑。专业教学要求音准、音色，一开始他有一种找不到北的感觉，“气、指、唇、舌”都要重新来。没有别的办法，只能刻苦练习。到大二时，他的专业课考了第一名，后来还代表学校参加了中国音乐金钟奖的比赛。毕业后，他考入中央民族乐团，成为团里最年轻的唢呐独奏演员。2013年，他参加了首届中国民族器乐民间乐种组合展演。在确定曲目时，选了从小就跟姥爷一起吹奏、流传于苏鲁豫皖四省交界的民间乐曲《大笛绞》。这首曲子时长达到40分钟，肯定不适合展演，于是，他在曲牌原貌的基础上重新设计了引子、慢板、快板、华彩，将时长压缩到六七分钟。又重新编排了变奏、加花的部分，融入四平调、河南坠子等曲调，突出了原曲绵柔轻松、怡然自得的风骨。

“比赛现场，唢呐声一出来，再加上笙和打击乐的伴奏，我好像回到了王河村。看着台上的观众，我好像回到了娶亲现场。但同样的曲子在这里吹出来，质感早已天翻地覆。最后一个音符结束，我沉浸在怡然自得的轻松氛围里，耳边掌声雷动。”王展展陶醉地回忆。

2017年，王展展整理改编的《大笛绞》获得了国家艺术基金的资助。在这样的契机下，2018年，他推出了《中国吹打乐剧场——大笛绞》，“这是一种音乐剧场的创新形式。我把民间曲牌推广到现代化的舞台，我觉得我找到了我的根。”

传统为根创新为叶 唢呐艺术没有终点

对王展展来说，唢呐艺术的追求没有终点。2014年，他到天津音乐学院民乐系任教。他说：“我热爱舞台，但是总觉得应该从繁忙的演出中抽离出来，沉淀自己。我想像姥爷一样给学生口传心授，也想逐步梳理出自己的音乐基因。”

2017年，中央民族乐团驻团作曲王丹红创作了大型民族管弦乐组曲《永远的牡丹》，准备在国家大剧院上演。其中第六乐章唢呐协奏曲《朝朝歌》分量最重、篇幅最长，王丹红邀请王展展来独奏。“接到王丹红老师的电话，我

意识到，这将是一次改变我整个艺术道路的演出。”王展展说。

《朝朝歌》是协奏曲，描述了陕北人的一生。长达23分钟的演奏，速度快、音域跨度大，高难度的演奏技巧贯穿全曲，引子、慢板、快板、华彩，起承转合连接紧密，又是整部组曲最高潮的部分，对演奏者是一次巨大的挑战。

王展展去榆林、延安采风，与民间艺人同吃同住，一起去吹奏红白喜事。他发现，陕北唢呐曲牌丰富、曲风质朴、音色醇厚，激情时高亢嘹亮，哀伤时沧桑悲怆。唢呐已融进当地的文化血脉，是陕北人的魂和根。

“我用节拍器把握节奏，听贝多芬、莫扎特，买票去听交响音乐会，借鉴西洋音乐演奏者的肢体语言，体会在慢板中让声音变得更柔美、更有质感。为了找到最好的音色，我买遍了各种材质、形状的唢呐哨片，到今天还没用完。同时我每天跑步锻炼肺活量，为演出做充足的准备。”王展展说。

首演当日，在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，王展展以大G调唢呐独奏开场。“那一瞬间，我忘了王展展这个人，变成一个来自陕北的小伙子，带着不服输的血性，带着对未知命运的抗争和呐喊走出乡野。当进入慢板时，大G调唢呐的语感和音色变得安静下来，像是人到中年的‘我’，在安抚过去的自己，与命运和解。”以王展展的演奏经验来说，慢板是最难的，因为唢呐被认为是大悲大喜的乐器，“我用克制的心态演奏，每个音符都奏出丝绸和羊绒般的质感，流淌出大提琴一般的音色，又像是圣桑的《天鹅》。”

慢板结束，既原始又粗犷的声音传来，与之前的音乐形成强烈反差，仿佛传统唢呐穿越而来，与现代唢呐进行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。

这场唢呐协奏曲完美呈现了唢呐的多种特性和演奏模式。唢呐不再仅仅是一件民间乐器，而是可以呈现不同音乐形式的专业乐器。演奏结束时，王展展大汗淋漓，他说：“就仿佛一匹野马挣脱了枷锁，我也终于找到了自己心的方向。”

《朝朝歌》首演大获成功。其后，许多音乐学院将这曲目定为唢呐专业的教学曲目。王展展也一次次受邀到全国及海外演奏。2025年5月，受国家艺术基金资助，“朝朝歌——王展展唢呐协奏曲音乐会”巡演在天津收官，他带着学生一起参加了演出。

“学生是我的一部分。我的艺术成绩都是被老师们托举起来的，我又如何能不托举我的学生？我想培养比我更棒的唢呐演奏家。”王展展说，他在天津音乐学院创办了“唢古韵今”重奏组合，带着学生们参加各种演出，“学生获了奖，比我自己获奖更让我高兴。”

王展展时常回忆起三十多年前，自己坐在树杈上吹着唢呐仰望天空，现在他终于明白，“我的根在家乡，我眼前的天空从家里那棵大树扩展到了整个艺术舞台。把唢呐带到更广阔的世界，这是我心所向。”

王展展

唢呐演奏家，天津音乐学院教授、民乐系副主任。国家艺术基金资助演奏家，第七届中国音乐金钟奖获得者。代表作《朝朝歌》《万里壮歌》《大笛绞》等。

对话王展展

唢呐甚至是一种母语 可以表达出各种心情

问：您如何定义“唢呐”的魅力？

王展展：在我心里有这样比喻，唢呐是“从土里长出来的乐器”，是扎根群众、贴近人民的。在我们老家那一带，苏鲁豫皖地区的乡村，唢呐伴随着人们的一生。一个人从出生到婚嫁，再到去世丧葬，都有不同的唢呐曲牌。当地人甚至将唢呐当成一种母语，可以用它来表达各种不同的心情，这是融化在人们血液里的情感联系。它也是当代社会音乐的表达工具之一。对我来说，它是亲切的，像儿时记忆中家常菜的味道。不是我选择了唢呐，而是唢呐选择了我。在我看来，唢呐还有更多的美没有被挖掘出来，它还有更多的可能性。

问：2025年6月，您在中央音乐学院举办了唢呐博士毕业音乐会，为了这场音乐会，您做了哪些新尝试？

王展展：我与中央民族乐团驻团作曲家赵泽明博士合作了《山海·烛龙赋》。这是我看《山海经》时激发的灵感：烛龙，是上古神话里一种寓意吉祥的神兽。它是什么样子？上古时期有什么音调？我们无从知晓，音乐创作的想象空间一下子拉大了。唢呐在音调上有天生的优越性，我们用它来模拟神兽的嘶吼。我们舍弃了传统民族器乐协奏曲开头的引子，上来几十秒，用带有冲击力的节奏把听众的感官抓住，展现神兽的神秘。所谓“学古不泥古，破法不悖法”，这是我们对中国传统音乐和传统文化的开发再创作。

问：怎么才能让唢呐获得新的生命力？

王展展：唢呐在现代舞台上一直绽放着独特的光彩，形式多元，民族管弦乐重奏、独奏，甚至爵士乐、流行乐中都有唢呐的影子。我认为，音乐的表达形式越丰富，乐器的生命力就越旺盛。唢呐与各种乐器的融合演奏由来已久，但并没有止步于此。举几个例子：很多年前的西装、剪裁、面料、设计、工艺，和现在完全不同；十几年前的汽车，和现在的新能源汽车也完全不同。唢呐也是如此。唢呐演奏的变化是艺术审美的递进。我在努力精进唢呐的质感，不断地迭代自己的作品，为听众服务。

问：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，您认为音乐教学最重要的是什么？

王展展：还是拿唢呐来说，唢呐教学关键是要因材施教。有的学生个性强、能力强，那么可不可以把他培养成独奏家？有的学生是不是可以成为重奏家？我认为，让不同禀赋的学生找到自己的赛道是最有意义的。我的博士论文方向是“唢呐的即兴演奏”，这是学院派演奏实践中的一个空白。我在民间的土壤里成长，又在中央音乐学院的艺术环境里浸润多年。我想把民间艺人口口相传的内容进行梳理，把唢呐在民间特有的即兴演奏应用到教学中，让没有民间实践机会的学生们也能学会。

问：外国观众如何评价唢呐？

王展展：国外观众会说：“唢呐太好听了，我非常感动！”我觉得这是对我最好的褒奖。音乐无国界，唢呐不应该只是模拟各种声响的工具，好的音乐是要观众心里去听的。我想多创作、演奏让观众感受到唢呐质感的音乐，传播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。

(图片由王展展提供)

5岁吹唢呐12岁当班主 在艺校遇到一位好老师

王展展出生在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王河村。姥爷叫王华清，是方圆百里特别出名的唢呐班——王家班的班主。王展展从四五岁记事起，就爱去姥爷家，因为不仅总能吃到乡亲们送的鸡鸭鱼肉，还可以看姥爷的徒弟们吹唢呐。姥爷家在村子最西边，正对着王河小学，旁边一片庄稼地，姥爷的徒弟们就站在庄稼地里吹《凡字调》。庄稼地里，乡亲们听着唢呐声干活儿。

乡村最热闹的莫过于婚丧嫁娶，王展展从小就跟着姥爷去红白喜事。“一群乡亲把我们围在中间，姥爷掌班、主奏，哥哥打锣，徒弟们敲锣、吹笙。姥爷让我用手打拍子，我觉得太有意思了。”他回忆说。

从拍巴掌到敲锣、吹竹笛，姥爷的王家班走到哪儿，王展展这个“小跟屁虫”就跟到哪儿。有一天他说：“姥爷，我也想吹。”姥爷摸出来一把唢呐，让他吹个试试。从此王展展有了自己的第一把唢呐。

姥爷掰着王展展的手指头教他指法，吹出音阶。学会了指法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喊来常在一起玩儿的小伙伴当观众，自己把唢呐别在腰间，爬到树上，坐在树杈子上，像吹冲锋号一样冲撞着天吹。

姥爷从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》教起，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《向阳花》这些歌成了王展展的唢呐启蒙。口传心授，是老一辈民间艺人的教学方法，姥爷一句句教，他一句句吹。7岁时，他已经能跟姥爷一起吹奏了。乡亲们经常“只闻其声，不见其人”，谁也想不到，这么小的一个娃娃能吹得这么好。

在王展展12岁那年，姥爷血压高，吹唢呐时晕了过去，身体大不如前。王展展退学接任王家班的班主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要做最好的民间艺人。

“姥爷是我的第一个师父，录音机是第二个。”他守着录音机把《百鸟朝凤》《一枝花》《山村来了售货员》这些唢呐曲子转成简谱。除了唢呐，他还学了电子琴、萨克斯，甚至豫剧。

讲述

身高一米九五，一生痴爱篮球

忆天津篮球名将王家桢

口述 王建 采写 徐雪霏

王家桢(1938—2025)是天津篮球史上的亮点之一，也是中国篮球事业的奉献者。他生在天津，从西北角小伙巷的泥地篮球场起步，从光脚打球的贫苦少年一步步成长为享誉全国的“盖帽王”、国家队主力中锋。退役后，他继续在篮球青训领域奋斗，带队斩获全国亚军，为国家队输送了多名可造之才。

王建是王家桢最小的弟弟。在他心里，哥哥不是遥不可及的体育名人，而是把一生献给篮球、用生命诠释热爱的普通人。哥哥离世后，他讲述过往，以此纪念哥哥的传奇人生。

街头篮球少年 走上专业之路

我家最早住在小伙巷一带的胡同平房，父亲一人挣工资养活全家人，日子过得紧紧巴巴。可就算生活再难，也挡不住哥哥对篮球的痴迷。听我父母说，哥哥从小就爱抱着小皮球到处疯跑，上初中时正式接触篮球，没有专业场地，就在胡同口的空地、药王庙前的小广场，墙上只要能插一个铁丝圈当篮筐，就是他的球场。

1.8米，往球场上一站，格外显眼。同学们都爱跟哥哥组队，仗着身高优势，他总能轻松得分，还显露出“盖帽”的本事——专门拦截对手投篮，成了球场上的“小门神”。

那时我们家里条件差，买不起像样的球鞋，母亲一针一线做的布鞋，哥哥打几次球就磨得烂了边、散了架。母亲又心疼又生气，坚决反对哥哥打球。哥哥就偷偷光着脚打，哪怕脚底磨破，也不放弃。为了打球，他往北去过北运河畔，往南到过劝业场，饿了吃饽饽、咸菜，渴了拧开水龙头喝自来水。怕母亲生气，他回家时总要先在门口给家里挑水干活，哄母亲开心。

那时候的哥哥，眼里、心里只有篮球。每天放学回家后，干完家务活，抱起球就往外冲。天黑了，母亲站在门口喊他回家吃饭，他总恋恋不舍地说“再打一会儿”。夏天顶着烈日，冬天冻得手通红，哥哥也从没间断过打篮球。这是刻在骨子里的热爱——没有科学饮食，没有专业指导，全靠一股不服输、不放弃的韧劲儿，“篮球梦”在他心里悄悄发芽。

1955年年底，哥哥迎来了命运的转折点。市里大力发展篮球运动，为选拔苗子普查高中青年。哥哥被天津篮球队队员范学周发现，带去体



年轻时的王家桢

育场参加选拔。这时哥哥的身高已达1.95米，在一百多人里显得鹤立鸡群。虽然他营养不良、身材消瘦，但柔韧性极好，下腰、压腿、全蹲都能轻松完成，轻轻一跃就能抓住篮筐。在对抗赛上，他一记漂亮的盖帽，让教练们眼前一亮。就这样，1956年1月，哥哥正式进入天津篮球队，胡同里的野小子踏上了专业篮球之路。

赛场上的“盖帽王” 每天练到几近力竭

进队后，哥哥下决心刻苦训练，要成为最优秀的中锋。除了日常队内训练，他还给自己加练：训练时在腰上、腿上绑沙袋练弹跳，跳看台、跳桌子、练扣篮；夜里偷偷跳窗户去训练馆，练到凌晨四五点，接着跟队出早操。冬天练到腿肿，迈着沉重的脚

步爬上楼；夏天练到汗流浹背，从没喊过累、叫过苦。

1957年12月26日，是天津篮球史上难忘的一天。苏联队访华，此前在北京连胜我国多支强队，贺龙同志十分着急，要求天津队务必拿下这场比赛。那场比赛在天津人民体育馆举行。上半场我们以50:35领先，下半场天津队中锋米宝荣四犯离场，临危受命的哥哥上场，教练给他两项任务：全力防守、保住篮板。他拼尽全力，死死守住篮下。最终，天津队以90:81力克苏联队。贺龙同志称赞：“天津队是全国真正的全国篮球冠军！”

这场胜利，让哥哥一战成名。1959年，他入选国家队，身披国字号战袍，出访苏联、保加利亚、古巴、埃及等15个国家，打了152场国际比赛，立下赫赫战功。

他最传奇的时刻，是1962年对阵苏联队的比赛。苏联队身高2.18米的中锋克鲁明是世界著名球星，无人能挡。就在他起跳投篮的瞬间，哥哥如猎豹般飞身跃起，一记盖帽，把球死死按在手中，全场沸腾。赛后克鲁明惊叹：“你是世界上第一个在比赛中给我盖帽的人！”从此，哥哥“盖帽王”的称号传遍全国。

哥哥不仅身体素质好、反应快，更敢打敢拼、沉稳聪明，场上有集体意识，场下谦逊低调。国庆十周年庆典，他作为优秀运动员代表接受检阅。周总理亲自教导他们要戒骄戒躁、冲击世界巅峰。他把这份嘱托牢牢记在心中。

哥哥不是军人，却因在关键比赛中力挽狂澜，荣获过二等功、三等功。每次他回家，走进胡同，我们全家都感到骄傲。我十多岁时，总缠着他要球衣，去人民体育馆看他比赛。

赛场上的他勇猛顽强，生活中却朴实谦和，从不炫耀名气，回家照样帮家里干活儿，对街坊邻居客客气气，还是那个踏踏实实“王家二哥”。

1960年盛夏，天气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，家里已经一个多月没收到哥哥的信了。往常他再忙，每周也会来信报平安。母亲唉声叹气，父亲喝着闷酒，越想越放心不下。酒劲儿上来，父亲猛地放下酒杯：“走，上北京看看家桢去！”大哥劝阻，怕给家里添麻烦。可父亲心意已决，拉起我就奔向天津西站。

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，一路都很兴奋，可父亲却一路沉默。到北京后，我们直奔北京体育馆。那时已是傍晚6点多，篮球队一天的训练刚刚结束，馆里没有空调，闷热得像蒸笼，队员们有的躺在地板上大口喘着气，有的瘫坐在墙角喝水，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。

哥哥看见我们，又惊又喜，可满脸写着疲惫。他的背心、短裤全被汗水浸透了，人也瘦了一大圈，脸色有些发白。父亲上前拉住他，手在微微发抖，满眼都是心疼：“孩子，你怎么累成这样了？”哥哥勉强笑了笑，声音沙哑：“没事，爸，训练紧。”

他带我们去运动员食堂吃饭。我狼吞虎咽地吃着，父亲却一口都咽不下，只坐在对面看着哥哥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。哥哥也没吃多少，说太累了，喘口气都费劲，只想坐着歇一歇。

饭后，父亲要连夜赶回天津，哥哥和队里领导都劝他住一宿。我们住进招待所。夜里我起夜，看见父亲坐在椅子上，烟头在黑暗中忽明忽灭。第二天一早，父亲把我留在哥哥身边，自己踏上返程的火车。哥哥托付队友吕长新照顾我，自己又奔向球场加练。那一刻我才真正懂得，他所有的光环与荣耀，背后都是常人无法承受的苦与累。

退役后成篮球推广者 一辈子就做好一件事

1965年，国家男篮改组，27岁的哥哥回到河北省队，慢慢转型为教练。此后二十多年，他先后在河北省、天津市带队，把全部心血倾注在青训上。训练场上，他精益求精，一个传球、一个投篮都要求队员反复练，绝不能敷衍；生活中，他像老大哥一样关心着队员，照顾伤病、安抚情绪，既教球技，更教做人。他带领河北女篮夺得全国联赛亚军，为国家队输送了刘伟、李玉芬等优秀人才。

那几年，河北省队迁往石家庄，哥哥常年在外地，和家里联系较少。1971年，他从插队的北大荒回天津探亲，跟着哥哥去廊坊比赛，亲眼看见他对训练的一丝不苟。我吃饭、住宿舍的费用，他都坚持按规矩结算，绝不占公家便宜。

退休后，哥哥也没离开篮球运动。他写下《篮坛虎啸》《谈盖帽》等文章，把独门绝技和赛场感悟留给后人；去球场看年轻人打球，耐心地指导他们；参与各种活动，为篮球运动的推广大力奔走。他创办一家篮球俱乐部，可惜条件有限，未能实现。他自始至终关注着天津篮球、中国篮球，每次和老队友、老球迷聊起篮球时，眼神里总是光彩熠熠。他常说，篮球早已不仅仅是一项体育运动，而是责任，是使命，是代代相传的精神。

从少年痴爱到赛场荣光，再到深耕传承，哥哥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——热爱篮球、坚守篮球、传承篮球。他坚韧不拔、谦逊低调，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，从未忘记初心。他是赛场上的“盖帽王”，是青训路上的引路人，更是我们心里心中永远的骄傲。如今哥哥已离我们而去，但他的篮球精神永远留在赛场上，留在每一个热爱篮球的人心里。